



霜叶红于二月花

◎孙镜福

年年的母亲

◎薛海珍

霜打落叶,数九往后,便是年尾岁首,家家户户进入了迎接过年的节奏。每当人们满怀欣喜期盼着年的到来时,我却特别感怀我那操劳不息、忙碌一生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年近八旬,岁月的风霜刀剑在母亲的脸上刻下了纵横交错的条条皱纹,母亲没有单位,她的生活里没有什么过节放假。

母亲兄弟姐妹一共十二人,她排行老四。在那困难的岁月里,在娘家,母亲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节俭坚强、顾全大局等许多难能可贵的品德。和父亲结婚后共生养了我们兄妹四人,那时,父亲在六十里外的城里当工人,家务重担和培养我们兄妹的责任全落在母亲瘦小的肩膀上,要强的母亲宁可自己吃苦,也决不落在别人家的后面。还在农业社时期,母亲经常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一个月要跟够二十六天工,尽管如此,仍然不够,每年二月二还要买回一只小猪仔,冬天卖了用于添补交上口粮款。繁重的生活压力逼得母亲从没有工夫停下来摸摸我们的头,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是非常严厉的,她没有夸过我们一次,她总有干不完的活。

早晨放学一回家,我总要把母亲安排的活做完才能吃饭,姐姐是扫地。吃完饭,母亲赶紧收拾碗筷,这时就听见生产队长的上地干活出发的吆喝声。即使是下雨天母亲也不能停歇,不是补袜子就是补衣服,要不就是开始准备做鞋的材料,我们家里经常坐着好几个婶婶、大娘,大家都在忙着做针线活。收完秋,那会儿我记得搞什么农田基本建设,母亲还要去修梯田打坝,有时夜里还有大会战,让我们姐妹先去奶奶家睡觉。实在天寒地冻了,才停了劳动,过年前每人一双新鞋又是母亲必做的功课。多少个夜里,我醒来还能听到母亲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纳鞋底拉麻绳的嗤嗤声,半夜小解后,揉着惺忪的睡眼总要说,妈妈,你怎么还不睡呀!我回到温暖的被窝里短暂清醒后望着屋顶,看着灯下母亲的背影,不知何时又睡着了,有时公鸡叫头遍了母亲才赶紧和衣躺下!早晨,我们起来穿衣服上学去,听见母亲正鼾声如雷,我们姊妹都不忍心惊动她。

后来,我们家有缝纫机,夜夜听见母亲坐在板凳上踩着缝纫机的嗡嗡声。那

心窗
片羽

会儿有了电灯,母亲欣喜地说,这下可好了,白天总有事耽误,夜里一坐能干一天的活。刚安上电,那会儿腊月初十开始点一个月的电灯,正月初十就舍不得了,电工还给灯口上贴封条,为了省那月月几角的电费。腊月里,母亲夜夜都熬夜到凌晨,过年时两眼通红!学校放假后我们也不能停歇,天不亮就被母亲叫醒。夜里经常听母亲计划每一天的活,不叫一日空闲、白过。责任制后,母亲更忙碌了,十几亩地几乎就是她一人干。入种时,正好等着父亲三倒班的间隙,一家人全上阵,有时还要我们兄妹请假去,要不就是和别人轮流变工做。锄苗子开始了,天不亮母亲就要和姐姐出发了,走时推醒熟睡中的我,告诉我早晨做什么饭,锅里给我添好水以便掌握量。1980年,我们家开始动手挖砖整理地基,1982年的春天,和我叔叔家一起盖起了我们引以为豪的新房,这让全村人羡慕不已。那时,母亲不是在地里干活,就是在忙着盖新房,母亲如一道多彩霞光,用她自己的辛劳为我们的生活树立着美好信念!

每逢我们家里遇到重大的决策,母亲总是坚定地拍板决定。我初中毕业上补习班,母亲一点也没有迟疑,只要我愿意上,砸锅卖铁也供我,没有母亲的坚持鼓励,就没有我的今天。在母亲眼里,就没有翻越不过的火焰山。

母亲心灵手巧、能裁能剪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我们兄妹经常穿戴整齐干净,从没穿过露脚趾的破鞋、露肉皮的破衣服,就是补补丁的针线痕迹也是几何图案,过年穿出去清爽齐整。除里里外外地操持外,母亲还在劳动间隙给村里的乡亲们加工衣服,我记得缝一条裤子好像挣三角,一件四个兜的上衣七角,千方百计补贴家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亲就这样坚忍而欣慰地走进了八旬。我工作、出嫁、为人妻、为人母、住进城里后,无数次劝说母亲歇歇,安度晚年,但精神抖擞的母亲依旧不肯停息。

又快过年了,年迈的母亲又要将她栽种的“环保蔬菜”托人带来,我真是欲拒又迎——年夜饭桌上,那热气腾腾着母亲额头上的皱纹时,我看不清是母亲幸福的微笑还是岁月又深耕了母亲的沧桑,我眼眶里禁不住迷糊起来,歉疚、幸福、感恩……

广州三热

◎顾建兵

前不久,我受国家法官学院的邀请,去广州为全国法院第二期全媒体宣传与舆论引导专题研讨班讲课。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广州,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三热。

第一,天气热

当天出行时,南通市城区温度10度左右。妻子一再叮嘱我要注意防寒保暖,于是我就穿着薄羊毛衫和薄羽绒大衣出发了。结果晚上8点到了广州后,发现当地温度有20多度,很多人穿着短袖到处跑。

幸好之前还做了简单的攻略,带了一件薄夹克和一件白衬衫备用,于是赶紧跑到机场的卫生间从箱子里拿出换上,很是惬意!

第二,待客热

当飞机刚落地,我忽然连续接到手机信息的提示音,“顾处长好,国家法官学院朱昆老师安排我在白云机场W3出站口等您,我挎着广东法官学院的一个包。”几分钟后,我又接到接站人打来的电话,询问我下飞机了没,提示我该往哪儿走。

原来从白云机场到国家法官学院广东分院需要近一个小时的路程。听接站的工作人员说,学院对每个来讲课的老师都是安排的一对一接送。当天晚上9点多到了广东分院后,虽然我一再表示在飞机上已吃了飞机餐,但还是不由我分说就带着我来到分院的二楼食堂,不得不说广东的点和夜宵确实很美味。

第二天上午的课程是北京高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安凤德副院长为培训班讲法院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管理。我想着上午正好是个空当,就想去蹭个课听听。

当我摸到教室后,却发现除了第一排的中央放了两三张预留的位置外,

到处都坐得满满的,就在我到处找位置时,广东分院的一名工作人员上前找到我,问我是不是顾处长,我说的是。然后她就带我走到了那个预留的空位前时说,这就是专门为我们今天有授课任务的老师留的位置。待我坐定后,该工作人员又立马为我端来一杯热腾腾的茶。

返程时,我刚收到广东分院教研部李锐球主任发来的信息,“顾处,您好!明天早上送机的司机是刘**,电话是139222****”,刘师傅就打来电话提示我第二天早上出发的时间,仔细询问我是到食堂就餐还把早餐打包带走在路上吃。没想到早上7点20分左右,刘师傅就提前来到我房间把我的行李先拿到他的车上,并带我一起去吃早饭,让我感到很温暖。

第三,学员热

2024年3月,我被国家法官学院吸收为兼职讲师。这次培训班的学员为全国法院分管新闻宣传与舆论引导工作的领导及负责人,共约230人,可谓人才济济,大佬云集。去广州之前,国家法官学院朱昆教授通知我,我的课程是学员选修课,讲课时间三个小时,需要和来自贵州法院一位讲短视频的大咖进行同堂PK,学员可以自主选择到哪个课堂去听课。

听说这位大咖的抖音号有800万粉丝。我一下子又忐忑紧张起来。原先我下基层讲课,都简单地列个提纲,然后侃侃而谈两三个小时,但这次显然不能这么随意。我先确定了框架和大方向,并写了一个两万字的讲稿,然后由团队小魔女谢洲进行精雕细琢,再由号称全院PPT一姐的莉莉做PPT。

因为桂花副处长马上去要出去履新职,近期我也一直想着摆脱对她的各种

依赖,所以没请她参与这次活动。没想到最后起作用的还是她。去广州的前一天晚上10点,我把莉莉最后定稿的PPT从微信发给她,她惊叹“这么大的PPT,我要珍藏”,并说“你这个简直是教科书式的舆情课”。桂花做人做事一向高标准严要求,她的高度肯定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我的信心。

这里还需要说的是,这是我分享宣传舆论工作第一次使用PPT。正在担心自己会点不好之际,参加这次培训班的如皋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得知后,自告奋勇地请求为我点PPT,我想这真是雪中送炭啊,半推半就答应了。我估计学员肯定会更喜欢去听视频课,没想到一抬头就看到下面坐了黑压压一大片,目测肯定远远超过了半数,途中还不断有学员进来找座位,再次让我感到很意外。

当我宣布下课并说可以加我微信私下交流的时候,让我感到惊诧的是我瞬间收到无数好友的微信申请,我一一通过,并和大伙儿一起去隔壁教室听视频课。事后,我数了一下,一共新增加了79个好友,来自全国各地的高院、市县三级法院。很多同仁在添加微信成功后,还给我发来了很多文字,“既有系统的理论解读,也有真实的案例解析,还有管用的处置办法,知识点满满。”“充满情怀与干货的精彩课程。”“老师倾囊相授,专业规范、清晰明了。”学员们听得意犹未尽,称这场专题授课融学术性、实用性、指导性于一体,让自己对新闻舆论工作有了更加准确、系统、全面的认识。

课后,国家法官学院朱昆教授对我说:“大家对你的课程评价很高,我选你来对了!”感到广州这一趟,值了。

走马
天下